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满意度实证研究

——基于代际差异与感知价值双重视角

吴玉锋, 聂建亮, 王新会

(西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7)

摘要: 利用全国5省15县1054个60岁以下参保农民的调查数据, 实证分析了代际差异、感知价值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 农民的总体满意度不高, 而且有代际差异, 青年农民的满意度最低; 代际差异通过年龄效应和世代效应两种机制影响满意度; 基于养老待遇水平、经办服务质量和养老保障能力的感知价值都有助于提升农民满意度。另外, 基于KHB的中介效应分析发现, 感知价值传递了代际差异对满意度的部分影响, 是代际差异影响满意度的部分中介变量。政府应采取有效措施提高青年农民对制度的满意度, 并通过提升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养老待遇水平、经办服务质量和养老保障能力增进不同代际农民对制度的满意度。

关键词: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 满意度; 感知价值; 代际差异

中图分类号: C912.8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20)06-0046-10

An empirical study o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satisfaction with endowment insurance system: Based on the dual perspective of generation gap and perceived value

WU Yufeng, NIE Jianliang, WANG Xinhui

(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1054 insured farmers under the age of 60 in 15 counties, 5 provinces in China, this paper conducts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generation gap and perceived value o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satisfaction with the endowment insurance syste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sured farmers' overall satisfaction is not so great, manifesting generation gap; with the young farmers' satisfaction being the least. Generation gap impacts the farmers' satisfaction through age effect and generation effect. The perceived value based on the pension treatment level, service quality and pension security ability is conducive to enhancing farmers' satisfaction. Moreover, the mediating effect analysis of KHB, reveals that the perceived value transmitting the partial influence of generation gap on the level of satisfaction are a part of mediating variables of generation gap to affect satisfaction. It is advisable for the government to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raise young farmers' satisfaction with the endowment insurance system, and intensify the satisfaction of farmers of different generation by improving the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pension treatment level, service quality and pension security.

Keywords: endowment insurance system for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satisfaction; perceived value; generation gap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收稿日期: 2020-11-17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20XJA840001)

作者简介: 吴玉锋(1979—), 男, 河南叶县人, 管理学博士, 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学、社会保障。

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当前, 我国农村养老保障体系不健全, 养老保障供给能力严重不足^[1]。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在农村地区的推行契合了农村老龄化日益严重的人口结构, 有效缓解了农村的养老风险, 增强了农村养老保障供给能力, 促进了农村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作为一项普惠性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对减少农村贫困、提高农民福利、增加农民收入、保障农民老

有所养起到了积极作用^[2]。但也有学者指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存在养老待遇水平不高、经办服务能力不足、基金统筹管理水平低等诸多问题^[3,4]。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削弱了制度的有效性,弱化了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供给能力。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实施效果进行评价不仅有利于对制度进行反思与完善,更有利于推进全民高质量参保。作为制度的受益者和参与者,农民的满意度可以直观地反映制度的实施效果。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推进全民参保计划的背景下,从农民满意度视角评估制度实施效果,深入分析农民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显得非常必要。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满意度测量结果存在分歧。李放和黄阳涛认为农民满意度水平较高^[5];胡芳肖等则认为满意度水平不高,并且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6]。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具有多样性。董丽研究发现,待遇水平、经办质量、经办人员态度等因素是影响女性参保者满意度的重要因素^[7];聂建亮和钟涨宝发现,影响制度评价的主要因素为参保者的年龄、身体状况、收入状况和对养老保障能力的认知^[8];卞琦娟等发现,宗教信仰、身体状况和制度知晓度对农民满意度有影响^[9];柳清瑞和闫琳琳认为,农民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信任度、知晓度、保障水平等的主观认知也有重要影响^[10]。吴玉锋、许志龙、方菲等还分别利用社会资本理论模型、顾客满意度模型和新公共服务理论模型对制度满意度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视角呈现多样化趋势^[11-13]。

纵观已往文献,现有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相对忽视了理论模型指导下的实证分析。有关文献多基于局部地区的调查数据定量分析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相对缺乏基于全国范围的调查数据并以理论模型为指导进行的实证研究,造成研究结论的差异性。第二,相对忽视了代际差异视角的研究。相关研究将年龄作为个体的人口学特征进行分析,强调了年龄效应的影响,而年龄背后的世代效应及代际差异的影响则缺乏分析。第三,制度满意度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感知价值造成的,而感知价值因为代际差异而不同,已有文献尚未在代际差异和感知价值双重视角下分析农民的满意度。为此,

笔者拟在构建代际差异、感知价值与满意度理论模型的基础上,使用 1 054 个 60 岁以下的已参保农民的调查数据分析代际差异、感知价值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满意度的共同影响,既探究代际差异如何通过年龄效应和世代效应的双重机制影响满意度,又深入分析基于养老待遇水平、经办服务质量和养老保障能力的感知价值如何提升农民的满意度,更着重分析感知价值如何在代际差异影响满意度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满意度研究最早始于营销学,营销学中顾客满意度是消费者对满足与否的回应,是对产品或服务消费之后的主观评价^[14]。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是政府为城乡居民提供的一项公共服务,农民作为制度的参与者及受益者,可视为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顾客”。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满意度是农民对待遇水平、基金管理、政府补贴及经办服务水平等方面满足与否的主观评价及情感倾向^[15]。

代际差异理论认为不同世代的群体因其所处的历史时代、社会环境和生活经历不同,造就了有差异的价值观、人生态度和行为方式^[16]。同一世代的群体在历史进程中有相似的经历,产生了趋同的思考、体验和行动模式,群体间会存在“代”与“代”相互区别的现象^[17]。代际差异有两种影响机制:一是属于个体特征且与生命周期高度关联的年龄差异,即年龄效应;二是属于群体特征且与生命历程高度关联反映周围环境对群体观念与行为影响的世代差异,即世代效应。其中,年龄效应往往产生直接影响,世代效应则通过其他因素产生间接影响,代际差异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年龄效应和世代效应来发挥影响^[18]。

农民对制度的满意度有代际差异,青年农民的满意度最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由个人、集体和政府三方筹资相结合的、以保基本为主要目标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不同世代的农民对制度有不同的认知和评价。代际差异通过年龄效应和世代效应两种渠道影响满意度。从年龄效应来看,农民的年龄越小,距离养老的时间越长,养老风险感知程度越小,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养老保障的需求就越

弱,满意度就越低;农民的年龄越小,缴费与享受待遇给付的间隔时间越长,即时获得感越低,满意度就越低。从世代效应来看,不同世代农民养老观念和养老方式选择也存在较大差异。不同世代农民因其所处的社会结构差异,对养老风险的认知和养老方式的选择有很大不同,青年农民愿意依靠制度进行养老,而中老年农民则更愿意选择家庭和土地等传统的养老方式^[19]。年龄效应和世代效应使得不同世代农民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满意度有所不同。相比中、壮年农民而言,青年农民更愿意依靠制度养老,对制度的期望更高,但现实中对制度的获得感更低,因此,青年农民对制度的满意度更低。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₁: 农民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满意度具有代际差异

基于养老待遇水平、经办服务质量和养老保障能力的感知价值都有助于提升农民满意度。感知价值是顾客对产品或服务的成本与收益权衡比较后的主观评价,通常包括感知利得和感知利失,是对产品购买成本和购买收益进行比较的结果^[20]。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收益包括制度的产品价值、过程价值和综合价值。养老待遇水平反映了制度的产品价值,待遇水平取决于中央政府提供的基础养老金和由个人缴费与地方政府补贴构成的个人账户基金的总和,是制度经济收益的结果。经办服务质量反映了制度的过程价值,其决定着参保对象是否能高效快捷完成资格确认、参保缴费、待遇领取和转移接续等手续,是制度的形象窗口,直接影响参保对象的主观体验。养老保障能力则反映了制度的综合价值,是参保对象基于制度产品价值和过程价值的一种综合体验结果。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感知价值是农民在比较参保成本和制度价值的基础上所获得的感知利得或感知利失,是农民对比自身认定的评价标准而产生的主观感受。农民认为制度价值大于参保成本,产生利得感,对制度的感知价值就高;反之,农民感知制度价值小于参保成本,产生利失感,对制度的感知价值就低。研究表明,感知价值是顾客满意度的前提和基础,顾客对产品或服务获得较高的感知价值才能达成满意^[21]。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研究也发现了感知价值对满意度

的正向作用,满意度主要受到农民对制度的期望确认、感知质量和感知价值等主观因素的影响^[22]。从区域差异和感知价值视角研究发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满意度有地区差异,基于费用成本、待遇水平和经办服务的感知价值都提升了满意度^[23]。

H₂: 基于养老待遇水平、经办服务质量和养老保障能力的感知价值都有助于提升农民满意度

代际差异通过感知价值间接影响满意度。农民对养老待遇水平、经办服务质量和养老保障能力感知存在群体差异。代际差异影响了农民的价值感知,进而导致制度满意度有所不同。首先,相比青年农民,中、壮年农民的养老待遇水平感知强,感知价值和满意度较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规定农民缴费15年到60岁后可以领取养老金,青年农民距离领取养老金还有较长的时间,履行缴费义务的时间和距离享受待遇的时间较长,加之养老风险感知较低,不太担心养老问题,制度的吸引力不够,对制度的感知价值较低。相比青年农民,中、壮年农民面临的养老风险较大,更担心养老,加之距离享受制度的待遇期较近,制度的吸引力和含金量较高,感知价值较高。其次,相比青年农民,中、壮年农民的经办服务质量感知强,感知价值和满意度较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基层经办服务质量普遍不高,县、乡、镇三级经办工作人员数量不足、业务能力不高、办公设施落后、办公经费不足、信息水平偏低;村级协办员待遇难落实,业务档案管理和参保登记工作效率低下^[24,25]。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基层经办业务能力不足总体上降低了农民对经办服务的质量感知。特别是对经办服务具有较高期待的青年农民而言,经办服务质量感知会拉低他们对制度的感知价值。最后,相比青年农民,中、壮年农民对制度的养老保障能力感知强,感知价值和满意度较高。从养老观念看,年龄大的农民依靠家庭养老的观念更强烈,而年龄小的农民则更易于接受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养老^[26]。青年养老需求和养老质量要求高,注重对养老的规划和准备,中、老年的养老需求和质量要求低,缺乏对养老的规划和准备^[27]。青年农民的社会养老观念较强,他们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养老保障能力有更高的期待和要求,以保基本为目标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

很大程度上会降低青年农民对养老保障能力的感知。总体而言,农民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养老保障能力的感知存在代际差异,相比青年农民而言,中、壮年农民对养老保障能力的价值感知更高。

H₃:感知价值是代际差异影响农民满意度的中介变量

综合分析表明,代际差异、感知价值与农民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满意度评价有密切联系。农民的满意度有代际差异,青年农民的满意度最低,代际差异通过年龄效应和世代效应两种机制直接影响了农民对制度的满意度;对不同世代的农民而言,基于养老待遇水平、经办服务质量和养老保障能力的感知价值都有助于提升农民对制度的满意度;感知价值是代际差异影响满意度的部分中介变量,传导了代际差异对农民满意度的部分影响,代际差异通过感知价值间接影响农民对制度的满意度。据此,本研究构建理论模型图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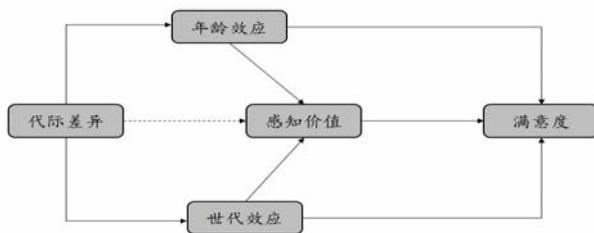


图 1 理论模型图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测量

1. 数据来源和样本特征

本研究以 2015 年 6~8 月在全国 5 省实施的问卷调查结果为依据,问卷调查对象为 16~59 岁具有农村户口的居民。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与 60 岁以下的缴费参保农民相比,60 岁及以上的农民无需缴费即可领保,其感知价值和满意度的内涵与其他农民群体有很大不同,故此,不在本调查对象和研究对象范围之内。根据经济水平将全国所有省份划分为西北、东北、中部、西南和东部 5 个地区,在每个地区随机选择 1 个省份,确定辽宁、山东、河南、陕西和四川 5 省 1 500 个农户进行入户问卷调查。鉴于未参保农民没有参与制度实施的过程,对制度不了解,难以形成对制度的感知价值和满意度,因此,本研究剔除未参保农民,获得 1 054 个参保农民样本。本调查样本基本特征如表 1 所示。

表 1 样本基本特征

| 变量 | 分类 | 比例/% |
|------|---------|-------|
| 性别 | 男 | 66.1 |
| | 女 | 33.9 |
| 学历 | 小学及以下 | 35.48 |
| | 初中 | 41.94 |
| | 高中(或中专) | 14.42 |
| | 大专 | 3.89 |
| | 本科及以上学历 | 4.27 |
| 婚姻状况 | 已婚 | 88.07 |
| | 其他 | 11.93 |
| 是否党员 | 是 | 9.51 |
| | 否 | 90.49 |
| 年龄 | 16~30 岁 | 16.79 |
| | 31~44 岁 | 29.51 |
| | 45~59 岁 | 53.70 |
| 家庭类型 | 夫妻家庭 | 2.68 |
| | 2 代同堂 | 39.27 |
| | 3 代同堂 | 51.53 |
| | 3 代以上 | 6.52 |

2. 变量选取与测量

(1)因变量。满意度通过农民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缴费金额、集体补贴水平、政府补贴水平、经办服务态度、经办服务能力、基金管理、领取条件、待遇水平、捆绑机制”9 个方面的满意度进行测量,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赋值。满意度指标的克隆巴哈信度系数为 0.922,内部一致信度较好。通过因子分析方法构造满意度变量,基于最大方差旋转获得满意度因子,一共解释 62.21%的方差。本研究将通过因子分析法构造的满意度变量转化为 1~100 的指数。

(2)自变量。代际差异包括年龄效应和世代效应,以年龄和年龄组为代际差异的测量指标。代际通常有两种划分方法,人口学以固定时间为间隔划分,如 80 后、90 后等;社会学则以重大历史事件划分^[28,29]。考虑到本调查对象的年龄分布状况,借鉴有关文献,将 60 岁以下缴费参保农民划分为 3 个群体:16~30 岁为青年,31~44 岁为壮年,45~59 岁为中年^[30]。将 3 个年龄组分别设置成虚拟变量,获得 3 个虚拟变量,分别为青年农民、壮年农民和中年农民。

(3)中介变量。感知价值是农民在对参保成本与制度收益比较基础上形成的感知利得或感知利失。本研究构造了“养老待遇水平感知”“经办

服务质量感知”与“养老保障能力感知”3个指标衡量感知价值。“养老待遇水平感知”考察了农民对“养老待遇比我预期的更好”的赞同程度。“经办服务质量感知”考察了对“经办服务比我预期的更好”的赞同程度。“养老保障能力感知”询问了农民对“养老保障能力比我预期的更好”“对解决我的养老问题很重要”“可以提高我的中年生活质量”“是我以后养老的重要依靠”的赞同程度。测量感知价值的所有指标均为李克特五点量表法赋值的定序变量。基于探索性因子分析法构造“养老保障能力感知”变量,获得“养老保障能力感知”公因子,将因子得分转化为1~100的指数。

(4)控制变量。本研究从农民个体、家庭、社区和地区4个层面选取12个控制变量。包括农民的身体状况、婚姻状况、教育程度、是否党员、家庭经济水平、家庭生活水平、家庭老年人数、村

干部信任、政府信任、邻里和谐、村庄秩序和地区变量。家庭经济水平测量问题为“去年家庭的全部经济收入让生活怎么样?”答案为“十分宽裕、比较宽裕、些许宽裕、略微艰难、比较艰难、非常艰难”,用来衡量家庭经济收入的绝对水平。家庭生活水平的测量问题为农民对家庭生活水平的主观评价,用来衡量家庭经济收入的相对水平。社区层面包括4个变量,村干部信任、政府信任测量了农民对村干部和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邻里和谐测量了农民对“本村邻里之间关系和睦”的赞同程度,村庄秩序测量了农民对“本村治安秩序很好”的赞同程度,4个问题皆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法进行赋值。是否党员、婚姻状况、地区为定类变量,家庭老年人数为定比变量,其余均为定序变量。所有变量的赋值情况见表2。

表2 变量类型与赋值

| 变量类型 | 变量名称 | 测量尺度 | 定义变量 |
|------|----------|----------------|-----------------|
| 因变量 | 满意度 | 定比变量 | 因子分析合成变量,1~100分 |
| | 代际差异 | | |
| 自变量 | 年龄 | 定比变量 | 16~59岁 |
| | 年龄组 | 虚拟变量 | 青年农民、壮年农民、中年农民 |
| 中介变量 | 感知价值 | | |
| | 养老待遇水平感知 | 定序变量 | 很不赞同到很赞同,1~5分 |
| | 经办服务质量感知 | 定序变量 | 很不赞同到很赞同,1~5分 |
| 控制变量 | 养老保障能力感知 | 定比变量 | 因子分析合成变量,1~100分 |
| | 教育程度 | 定序变量 | 没上过学到本科及以上,1~6分 |
| | 身体状况 | 定序变量 | 很差到很好,1~5分 |
| | 是否党员 | 定类变量 | 是党员=1;不是党员=0 |
| | 婚姻状况 | 定类变量 | 已婚=1;未婚=0 |
| | 家庭经济水平 | 定序变量 | 非常艰难到十分宽裕,1~6分 |
| | 家庭生活水平 | 定序变量 | 下层到上层,1~5分 |
| | 家庭老年人数 | 定比变量 | 0~4人 |
| | 村干部信任 | 定序变量 | 根本不信任到完全信任,1~5分 |
| | 政府信任 | 定序变量 | 同上 |
| | 邻里和谐 | 定序变量 | 很不赞同到很赞同,1~5分 |
| | 村庄秩序 | 定序变量 | 同上 |
| 地区 | 虚拟变量 | 东北、东部、中部、西部、西南 | |

3. 样本描述性统计

农民对制度的满意度及代际差异见表3。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满意度均值分布区间为52.59~58.74,满意度总体水平较低,青年农民的满意度水平最低,青年、壮年、中年农民的满意度呈递增收势。感知价值也具有代际差异的特征,从养老待遇

水平感知、经办服务质量感知和养老保障能力感知来看,青年、壮年、中年农民的感知价值依次增高。以养老保障能力感知为例,青年、壮年、中年农民的平均得分分别为58.19、64.70、66.93,养老保障能力感知随年龄的变大而增加。经办服务质量感知和养老待遇水平感知也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依次变

大,具有代际差异。从描述性统计分析来看,农民更加深入的实证分析。
的感知价值和制度满意度有代际差异,后面将进行

表 3 样本描述性统计结果

| 变量 | 青年(16~30岁) | | 壮年(31~44岁) | | 中年(45~59岁) | |
|----------|------------|-------|------------|-------|------------|--------|
| | 均值 | 标准差 | 均值 | 标准差 | 均值 | 标准差 |
| 满意度 | 52.59 | 17.46 | 57.69 | 17.33 | 58.74 | 18.52 |
| 养老待遇水平感知 | 3.226 | 0.876 | 3.429 | 0.948 | 3.527 | 0.970 |
| 经办服务质量感知 | 3.198 | 0.930 | 3.402 | 0.903 | 3.448 | 0.913 |
| 养老保障能力感知 | 58.19 | 22.42 | 64.70 | 20.32 | 66.93 | 21.670 |
| 教育程度 | 3.949 | 1.345 | 2.804 | 0.945 | 2.708 | 0.881 |
| 身体状况 | 4.460 | 0.716 | 3.835 | 0.837 | 3.657 | 0.919 |
| 是否党员 | 1.853 | 0.355 | 1.945 | 0.228 | 1.899 | 0.302 |
| 婚姻状况 | 1.480 | 0.501 | 1.981 | 0.179 | 1.991 | 0.202 |
| 家庭生活质量 | 3.243 | 0.894 | 3.355 | 0.810 | 3.294 | 0.800 |
| 家庭生活水平 | 3.294 | 1.046 | 3.523 | 0.953 | 3.470 | 0.951 |
| 家庭老年人数 | 0.750 | 0.872 | 0.984 | 0.868 | 0.539 | 0.750 |
| 村干部信任 | 3.412 | 1.063 | 3.435 | 0.889 | 3.515 | 0.954 |
| 政府信任 | 3.322 | 1.089 | 3.435 | 0.900 | 3.489 | 1.000 |
| 邻里和谐 | 3.757 | 0.913 | 4.045 | 0.876 | 3.998 | 0.860 |
| 村庄秩序 | 3.712 | 1.007 | 3.841 | 0.889 | 3.913 | 0.889 |

四、实证研究及其结果分析

(一)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满意度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1. 代际差异(年龄效应)和感知价值的影响

以年龄为代理变量考察代际差异年龄效应的影响。表 4 建立了 5 个线性回归模型来分析代际差异和感知价值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满意度的影响。模型 1 为基准模型,模型 2 至模型 4 都加入了年龄变量,还分别增加了养老待遇水平感知、经办服务质量感知、养老保障能力感知,模型 5 是加入了年龄和感知价值 3 个指标的全模型。加入代际差异和感知价值变量后,模型 2 至模型 5 的决定系数大幅度提高,全模型比基础模型的决定系数提高了 12%,代际差异和感知价值对农民的满意度有很强的解释力,是满意度的重要影响因素。

从年龄效应来看,代际差异影响了农民的满意度。表 4 模型 2 至模型 5 中,年龄都通过了 5%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年龄越大,农民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满意度越高。以模型 5 为例,在控制感知价值 3 个变量后,年龄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年龄正向影响农民的满意度。以年龄为测量指标,发现了农民满意度的代际差异。

基于养老待遇水平、经办服务质量和养老保障

能力的感知价值都有助于提升农民的满意度。模型 2 至模型 4 中养老待遇水平感知、经办服务质量感知和养老保障能力感知都在 1% 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满意度。模型 5 同时加入感知价值的 3 个变量后,养老待遇水平感知、经办服务质量感知和养老保障能力感知依然正向影响满意度。在控制代际差异的前提下,基于养老待遇水平、经办服务质量和养老保障能力的感知价值都显著正向影响农民的满意度。

感知价值可能部分中介了代际差异的影响。模型 5 加入感知价值的 3 个变量后,年龄对满意度的边际影响效应降低,表明感知价值可能部分中介了代际差异对满意度的影响,后文将进行更加严格的中介效应检验。

此外,家庭经济水平、家庭生活水平、家庭老年人数、村干部信任、政府信任、邻里和谐、村庄秩序、地区等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反映家庭经济状况的家庭经济水平和家庭生活水平对农民的满意度有抑制作用,家庭的经济状况越好,农民对制度的满意度越低。这可能是因为家庭经济状况好的农民对制度的期望更高,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是以保基本为目标的,现实与期望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农民对制度的满意度。家庭老年人数多的农民对制度的满意度更高,这是因为 60 岁以

上的老人免费领取养老金,家庭老人数量越多,制度的经济收益水平越高,农民对制度的满意度就越高。村干部信任、政府信任、邻里和谐、村庄秩序等社区层面的变量与满意度正相关,社区层面的变

量反映了农民的社会资本状况和政治信任状况,社会资本和政治信任增进了农民对制度的认同和信任,降低了制度实施的社会成本,提升了农民的满意度^[31,32]。

表 4 满意度影响因素回归分析一

| | 模型 1 | 模型 2 | 模型 3 | 模型 4 | 模型 5 |
|----------------|----------------------|----------------------|----------------------|----------------------|----------------------|
| | B(SE) | B(SE) | B(SE) | B(SE) | B(SE) |
| 年龄 | | 0.134** (0.059) | 0.145** (0.058) | 0.136** (0.060) | 0.118** (0.058) |
| 养老待遇水平感知 | | 6.096*** (0.521) | | | 3.272*** (0.708) |
| 经办服务质量感知 | | | 6.531*** (0.559) | | 3.465*** (0.762) |
| 养老保障能力感知 | | | | 0.222*** (0.024) | 0.060** (0.029) |
| 教育程度 | 0.077 (0.504) | 0.423 (0.491) | 0.337 (0.491) | 0.552 (0.503) | 0.361 (0.484) |
| 身体状况 | 0.109 (0.593) | 0.187 (0.572) | 0.533 (0.570) | 0.235 (0.586) | 0.249 (0.564) |
| 是否党员 | -0.557 (1.842) | -1.580 (1.737) | -2.821 (1.740) | -2.218 (1.782) | -2.449 (1.716) |
| 婚姻状况 | 2.673 (1.646) | -0.167 (1.684) | 0.117 (1.683) | 0.075 (1.725) | -0.108 (1.657) |
| 家庭经济水平 | -1.440* (0.782) | -1.286* (0.731) | -1.328* (0.730) | -1.628** (0.749) | -1.387* (0.720) |
| 家庭生活水平 | -1.514** (0.670) | -1.260** (0.625) | -1.017 (0.626) | -1.426** (0.640) | -1.072* (0.617) |
| 家庭老年人数量 | 1.288** (0.616) | 1.272** (0.587) | 1.168** (0.586) | 1.273** (0.601) | 1.082* (0.578) |
| 村干部信任 | 1.960*** (0.689) | 1.509** (0.644) | 1.400** (0.645) | 1.635** (0.660) | 1.307** (0.635) |
| 政府信任 | 3.427*** (0.655) | 2.948*** (0.612) | 2.779*** (0.613) | 2.862*** (0.629) | 2.694*** (0.604) |
| 村庄和谐 | 2.516*** (0.755) | 1.669** (0.708) | 1.506** (0.709) | 1.654** (0.727) | 1.309* (0.700) |
| 村庄秩序 | 3.301*** (0.732) | 2.801*** (0.684) | 2.843*** (0.684) | 2.692*** (0.702) | 2.664*** (0.674) |
| 东部 | -7.561*** (1.666) | -5.906*** (1.561) | -5.270*** (1.567) | -6.463*** (1.598) | -5.116*** (1.543) |
| 中部 | -4.919*** (1.580) | -4.037*** (1.482) | -4.483*** (1.479) | -4.187*** (1.519) | -3.889*** (1.460) |
| 西部 | -5.791*** (1.519) | -3.331** (1.433) | -2.951** (1.436) | -3.943*** (1.465) | -2.497* (1.417) |
| 西南 | -5.153*** (1.592) | -3.672** (1.490) | -3.220** (1.494) | -3.940** (1.527) | -3.001** (1.471) |
| N | 988 | 987 | 988 | 988 | 987 |
| R ² | 0.260 | 0.359 | 0.358 | 0.326 | 0.38 |

注:地区以东北为参照;***、**、*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水平,下同。方差膨胀因子结果排除了共线性问题。

2. 代际差异(世代效应)和感知价值的影响

以年龄组为代理变量来考察代际差异的世代效应。表 5 建立了 5 个模型来分析代际差异和感知价值对制度满意度的影响,控制变量回归结果从略。比较模型决定系数可以发现,模型 2 至模型 4 比基础模型的 R² 大幅度提高。模型 2 至模型 4 的决

定系数分别为 36%、35.9%、32.7%,比基础模型分别提高了 10%、9.9%、6.7%。加入代际差异和感知价值因素后,模型 2 至模型 4 的解释力明显提升,代际差异和感知价值 3 个指标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代际差异和感知价值是满意度的重要因素。模型 5 加入感知价值 3 个指标后,壮年农民变

量的回归系数不显著，中年农民变量回归系数的显著性降低，壮年农民和中年农民变量的边际效应降低，这说明感知价值可能部分中介了代际差异对满意度的影响。以年龄组为代际差异指标的模型分析结果与表 4 结果基本一致。代际差异通过世代效应

影响农民的满意度，相比青年农民而言，中年农民对制度的满意度更高，而壮年与青年农民满意度没有差异；基于养老待遇水平、经办服务质量和养老保障能力的感知价值都正向影响满意度；感知价值可能是代际差异影响满意度的部分中介变量。

表 5 满意度影响因素回归分析二

| | 模型 1 | 模型 2 | 模型 3 | 模型 4 | 模型 5 |
|------------------|-------|---------------------------------|---------------------------------|---------------------------------|---------------------------------|
| | B(SE) | B(SE) | B(SE) | B(SE) | B(SE) |
| 壮年农民 (31 ~ 44 岁) | | 3.367 [*] (1.752) | 2.996 [*] (1.753) | 3.264 [*] (1.797) | 2.701 (1.729) |
| 中年农民 (45 ~ 59 岁) | | 4.390 ^{***} (1.687) | 4.515 ^{***} (1.686) | 4.491 ^{***} (1.733) | 3.765 ^{**} (1.667) |
| 养老待遇水平感知 | | 6.061 ^{***} (0.522) | | | 3.263 ^{***} (0.709) |
| 经办服务质量感知 | | | 6.492 ^{***} (0.560) | | 3.446 ^{***} (0.763) |
| 养老保障能力感知 | | | | 0.220 ^{***} (0.024) | 0.059 ^{**} (0.029) |
| 控制变量 | 已控制 | 已控制 | 已控制 | 已控制 | 已控制 |
| N | 988 | 987 | 988 | 988 | 987 |
| R ² | 0.260 | 0.360 | 0.359 | 0.327 | 0.381 |

3. 代际差异和感知价值的影响

综合表 4 和 5 的回归分析结果来看，代际差异和感知价值是影响农民满意度的关键因素。无论是以年龄还是以年龄组作为代际差异的代理变量，都发现农民的满意度有代际差异。年龄效应的分析发现，年龄越大，农民的满意度越高；世代效应的分析表明，相比青年农民，中年农民的满意度较高。代际差异通过年龄效应和世代效应双重机制影响了农民的满意度，基于养老待遇水平、经办服务质量和养老保障能力的感知价值都对农民的满意度有显著促进作用。无论是年龄效应还是世代效应，感知价值可能部分中介了代际差异对农民满意度的影响。

(二) 感知价值的中介效应检验

以上的实证分析结果倾向于表明，感知价值部分传递了代际差异对满意度的影响。为严格验证这一结果，本研究运用 KHB 方法来检验感知价值的中介效应。线性回归分析中，学者们常基于构建的联立方程模型结合 Sobel 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这种因果步骤检验法有很大局限，Sobel 检验统计量的计算前提是符合正态假设，这通常是难以满足的，导致检验力不高，结果不准确^[33]，且这种方法

不能进行中介效应分解及中介比例的识别。KHB 方法适用于线性和非线性回归模型的中介效应分析，这种方法可以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基础上获得自变量的总效应、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及其显著性，可以计算中介变量的中介比例，还可以细分中介变量各指标的中介比例，这种方法不要求检验统计量符合正态分布，具有更高的检定力和准确性^[34-36]。表 6 和表 7 分别以年龄效应和世代效应为代际差异的指标分析了感知价值的中介效应，并进行了效应分解。表 6 和表 7 结果均表明，感知价值的中介效应显著，感知价值很大程度上中介了代际差异对满意度的影响。

1. 感知价值的中介效应检验一

表 6 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基础上，年龄对制度满意度的总效应和直接效应分别是 0.201 和 0.118，感知价值的中介效应为 0.083，达到了 0.1% 的显著水平。感知价值的中介比例为 41.1%，代际差异影响满意度的总效应中，有 41.1% 的部分是被感知价值中介的。进一步细分感知价值的中介效应发现，养老待遇水平感知占总效应的 17.77%，经办服务质量感知占比 14.67%，养老保障能力感知占比 8.66%。

表 6 感知价值的中介效应检验一

| 满意度 | 系数 | 标准误 | z 值 | P 值 | 总比例/% | 具体指标 | 比例/% |
|------|-------|-------|------|-------|-------|----------|-------|
| 总效应 | 0.201 | 0.057 | 3.50 | 0.000 | 41.10 | 养老待遇水平感知 | 17.77 |
| 直接效应 | 0.118 | 0.058 | 2.05 | 0.041 | | 经办服务质量感知 | 14.67 |
| 中介效应 | 0.083 | 0.025 | 3.28 | 0.001 | | 养老保障能力感知 | 8.66 |

2. 感知价值的中介效应检验二

表 7 结果显示,感知价值对壮年农民制度满意度的中介效应为 1.937,中介比例为 41.77%,代际差异总效应中 41.77%的部分被感知价值变量中介,其中,养老待遇水平感知、经办服务质量感知和养老保障能力感知的中介比例分别为 14.76%、18.96%

和 8.05%。感知价值对中年农民制度满意度的中介效应为 2.738,中介比例分别为 42.1%,代际差异总效应中 42.1%的部分是被感知价值中介的,其中,养老待遇水平感知、经办服务质量感知和养老保障能力感知的中介比例分别为 17.49%、16.27%和 8.34%。

表 7 感知价值的中介效应检验二

| | 满意度 | 系数 | 标准误 | z 值 | P 值 | 总比例/% | 具体指标 | 比例/% |
|----|------|-------|-------|-------|-------|-------|----------|-------|
| 壮年 | 总效应 | 4.639 | 1.721 | 2.690 | 0.007 | 41.77 | 养老待遇水平感知 | 14.76 |
| | 直接效应 | 2.701 | 1.729 | 1.560 | 0.118 | | 经办服务质量感知 | 18.96 |
| | 中介效应 | 1.937 | 1.010 | 1.920 | 0.055 | | 养老保障能力感知 | 8.05 |
| 中年 | 总效应 | 6.504 | 1.651 | 3.940 | 0.000 | 42.10 | 养老待遇水平感知 | 17.49 |
| | 直接效应 | 3.765 | 1.667 | 2.260 | 0.024 | | 经办服务质量感知 | 16.27 |
| | 中介效应 | 2.738 | 1.023 | 2.680 | 0.007 | | 养老保障能力感知 | 8.34 |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 60 岁以下参保农民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代际差异、感知价值对农民满意度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如下:农民的满意度总体水平较低,且存在代际差异,青年农民的满意度最低;代际差异通过年龄效应和世代效应影响了农民对制度的满意度;基于养老待遇水平、经办服务质量和养老保障能力的感知价值对满意度都有正向影响;感知价值是代际差异影响满意度的部分中介变量,代际差异很大程度上通过感知价值影响了制度满意度。在全面实施全民参保战略下,政府应采取以下策略积极应对。

首先,提高青年农民的满意度。一方面,政府应在春节进城务工青年返乡时期,采取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多渠道宣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增强青年农民对制度惠民的认知。另一方面,政府应该重点完善制度在不同城乡地区和不同制度之间的转移接续工作,提供快捷高效的经办服务,实现不同地区和不同制度的无缝衔接,增进制度的便携性,以满足青年农民城乡频繁流动和市民化的现实需求。

其次,不断提升制度的养老待遇水平。中央政府要夯实财政支持,持续提高基础养老金待遇水平。地方政府要根据中央文件加快落实待遇确定和

基础养老金动态调整,适时提升个人缴费档次标准和政府缴费补贴标准;加快将个人账户基金纳入省级统筹,集中管理,统一运营,拓宽资金增值渠道,增强基金抵御风险的能力,实现个人账户基金更大程度的保值增值。通过基础养老金持续提高和个人账户基金的持续增值提升养老待遇水平感知。

再次,提高基层经办服务质量。地方政府要按照标准化要求加强村、镇社保经办服务站点建设,充分发挥村、镇级服务平台的宣传、经办和服务功能,方便农民咨询和办理资格确认和缴费参保业务;加强村、镇两级经办人员的政策和业务培训,提高基层经办服务人员的政策理论水平和综合业务能力,不断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积极推动“互联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推广网上经办服务平台,做到相关业务信息系统互联互通、资源共享、业务协同,打造“智能掌上办”经办服务模式。通过强化经办服务平台建设,让农民切实感受到优质、高效、便捷的经办服务。

最后,强化宣传制度的养老保障能力。经过前期的制度扩面,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已经达到了较高的参保率,有效化解了农村养老风险,缓解了家庭养老压力,改善了家庭代际关系,制度养老保障能力凸显。政府要强化宣传,挖掘典型事迹,通过媒体大力宣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社会经济效应,凸显制度养老保障能力。

注释:

- ① 指数=(因子值+B)×A, 其中: A=99/(因子最大值-因子最小值); B=(因子最大值-因子最小值)/99-因子最小值。

参考文献:

- [1] 邹湘江, 吴丹. 人口流动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影响研究——基于“五普”和“六普”数据分析[J]. 人口学刊, 2013(4): 70-79.
- [2] 黎春娴. 新农保背景下农村老年人的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研究[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4): 41-48.
- [3] 刘晓梅, 卢立群, 韩金. 末端经办: 新农保全覆盖后的重点问题分析——以辽宁省建昌县为例[J]. 农业经济问题, 2014(4): 28-36.
- [4] 邓大松, 薛惠元.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推行中的难点分析——兼析个人、集体和政府的筹资能力[J]. 经济体制改革, 2010(1): 86-92.
- [5] 李放, 黄阳涛. 农民对新农保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以江苏三县为例[J]. 晋阳学刊, 2011(6): 38-42.
- [6] 胡芳肖, 张美丽, 李蒙蒙.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满意度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 公共管理学报, 2014(4): 95-104.
- [7] 董丽. 影响新农保女性参保者满意度的因素研究——基于广东平远县的调研证据[J].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13(8): 102-107.
- [8] 聂建亮, 钟涨宝. 农民群体分异与新农保制度评价——基于对湖北省孔镇的问卷调查[J]. 人口与经济, 2014(5): 121-128.
- [9] 卞琦娟, 朱红根, 张宗毅. 农户新农保政策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J]. 农村经济, 2013(12): 82-86.
- [10] 柳清瑞, 闫琳琳. 新农保的政策满意度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 20 省市农户的问卷调查[J].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3): 66-73.
- [11] 吴玉锋, 雷晓康, 周明. 农村居民养老保险满意度和忠诚度研究——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1): 27-33, 41.
- [12] 许志龙, 汪彬. 基于居民满意度的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施绩效评估——以浙江宁波为例[J]. 农村经济, 2013(5): 70-74.
- [13] 方菲, 龙霏. 农民对新农保制度实施效果评价研究[J]. 学习与实践, 2018(7): 119-126.
- [14] 郑秋莹, 姚唐, 范秀成, 等. 基于 Meta 分析的“顾客满意——顾客忠诚”关系影响因素研究[J]. 管理评论, 2014(2): 111-120.
- [15] 吴玉锋. 农村居民养老保险满意度和忠诚度研究——基于信任的视角[J]. 中国经济问题, 2015(5): 16-26.
- [16] SCHUMAN H, SCOTT J. Generations and collective memories[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9, 54(3): 359-381.
- [17] TWENGE J M. A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evidence on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 attitudes[J]. Journal of Business Psychology, 2010, 25(2): 201-210.
- [18] 梁宏. 代际差异视角下的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J]. 人口研究, 2014, 38(04): 87-100.
- [19] 钟涨宝, 李飞, 冯华超. 养老保障能力评估对农民养老风险感知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基于 5 省 1573 个样本的实证分析[J]. 人口与经济, 2016(6): 72-81.
- [20] ZEITHAML V A. Consumer perceptions of price, quality, and value: A means-end model and synthesis of evidence[J]. Journal of Marketing, 1988, 52(3): 2-22.
- [21] 焦明宇. 基于顾客价值的经济型酒店顾客满意度测评研究[J]. 旅游学刊, 2014(11): 80-86.
- [22] 张泽胜. 基于藏区农牧民满意度视角的新农保实施绩效研究[J]. 地方财政研究, 2014(12): 46-52.
- [23] 孙慧波, 赵霞. 区域差异、感知价值与“新农保”满意度[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4): 129-135.
- [24] 张鸣鸣.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服务提供能力及农民意愿研究——基于四省六县的实证研究[J]. 农业经济, 2013(6): 85-88.
- [25] 封铁英, 仇敏.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经办机构服务能力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2013(1): 85-94.
- [26] 张仕平, 刘丽华. 建国以来农村老年保障的历史沿革、特点及成因[J]. 人口学刊, 2000(5): 35-39.
- [27] 杨芳. 城市养老观的代际差异研究[J]. 人口与社会, 2017(1): 83-90.
- [28] RYDER N B. The cohort as a concept in the study of social change[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65(30): 843-861.
- [29] SCHUMAN H, RODGERS W. Cohorts, chronology and collective memories[J].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004, 68(2): 217-254.
- [30] 周小兵, 吴玉锋. 农村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忠诚度研究——基于代际差异视角[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1): 79-86.
- [31] 吴玉锋.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与行为实证分析——以村域社会资本为视角[J]. 中国农村经济, 2011(10): 64-76.
- [32] 吴玉锋. 参保行为与社会资本[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 [33] 方杰, 温忠麟, 张敏强, 等.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多重中介效应分析[J]. 心理科学, 2014(3): 735-741.
- [34] 洪岩璧. Logistic 模型的系数比较问题及解决策略: 一个综述[J]. 社会, 2015, 35 (04): 220-241.
- [35] DAVID P, GHULAM W, JAMES H. A Simulation Study of Mediated Effect Measures[J]. Multivariate Behavioral Research, 1995, 30(1): 41-62.
- [36] ULRICH K, KRISTIAN B, ANDERS H. Comparing Coefficients of Nested Nonlinear Probability Models[J]. Stata Journal, 2011, 11(3): 420-438.

责任编辑: 曾凡盛